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十二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貢生臣陳廷鏞

文獻通考卷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戸口考二

歴代戸口丁中賦役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戸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

乾德元年平荆南得戸十四萬二千三百湖南平得戸

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三年蜀平得户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
開寶四年廣南平得户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八年江南平得户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
九年天下主客户三百九萬五百四
此係會要所載本年主客户數如前行所載開寶
八年平江南以前户數出通鑑長編通算只計二
百五十六萬六千三百九十八與會要不合當考
詔更定縣望以户四千以上為望次為緊為上為中為

中下凡五等

乾德元年令諸州歲奏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女口不預

開寶四年詔曰朕臨御以來憂恤百姓所通抄人數目尋常别無差徭只以春初修河蓋是與民防患而聞豪要之家多有欺罔併差貧闕豈得均平特開首舉之門明示賞罰之典應河南大名府宋亳宿潁青徐兖鄆曹濮單蔡陳許汝鄧濟衛淄濰濱棣滄德貝兾澶滑懷孟

磁相邢洺鎮博瀛莫深揚泰楚泗州高郵軍所抄丁口宜令逐州判官縣令佐子細通檢不計主戶牛客小客盡底通抄差遣之時所冀共分力役敢有隱漏令佐除名典吏決配募告者以犯人家財賞仍免三年差役

太宗雍熙元年令江浙荆湖廣南民輸丁錢以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幷身有疾廢者免之

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

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故戶稅賦莫得周知至

是始命復造焉

至道三年天下主客戸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
六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詔除兩浙福建荆南廣南舊輸身
丁錢凡四十五萬四百貫

三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加以蠲復諸
路租賦除免口筭聖澤寛大恐有司經費不給上曰
國家所務正爲澤及下民但敦本抑末節用謹度自

然富足

初湖廣閩浙因偽國舊制歲斂丁身錢米所謂丁口之賦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婺秀二州猶輸丁錢轉運司以為言乃除之其後罷籍請罷漳泉州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潭永桂陽監丁米以最下數為準歲減十餘萬石既而漳泉興化軍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郴永桂陽與道衡二州所輸丁米

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弛之存業者減半後雖進丁而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

天禧五年天下主客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

詔諸州縣自今招來戶口及創居入中開墾荒田者許依格式申入戶口籍無得以客戶增數舊制縣吏能招增戶口縣即申等仍加其俸緡至有析客戶者

雖登於籍而賦税無所增入故條約之

仁宗天聖七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千六百五萬四千二百三十八

慶歷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口二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十四

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

二百二十一口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

神宗熙寧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五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五

湖廣承偽政舊輸丁米大中祥符以後屢裁損猶不均四年詔屯田員外郎周之純往廣東相度均之

元豐三年七月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税錢敷出税數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於身丁夫廣

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税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輸二税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錢甚可憫也至於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録下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寛遂詔月給錢遞減二千歲遂減一千二百餘緡

按廣南丁錢史所載大中祥符閒盡蠲之獨丁米未除今觀誼之言則尚有丁錢也作法於貪難革

而易復可畏哉

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

右以上係國朝會要所載戶口數目今考元豐三年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畢仲衍經進中書備對內載天下四京一十八路戶口主客數目微為不同

又有各路細數今具錄於后

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戶主客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二

千六百八十四

主一千一十萬九千五百四十二内四十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二戶元供弓箭手僧院道觀山涇山團傜典佃喬佃船居黎戶不分主客女戶今並附入主戶數

客四百七十四萬三千一百四十四内一萬五百二十二戶元供交界浮居散戶蕃部無名目戶今並附入客戶數

口主客三千三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八十九

主二千三百四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四内六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口元供弓箭手山傜童行僧道蜒船居黎戶今入主口數

客九百八十七萬六千八百九十五內一萬一百二十八口元供浮居散戶今入客戶數

丁主客一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三

主一千二百二十八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內二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五口不分主客

客五百五十六萬二千一百八十八

東京開封府縣二十二　開封　祥符　陳留　雍邱

襄邑　咸平　太康　扶溝　尉氏　鄢陵　中

牟 管城 新鄭 陽武 酸棗 長垣 封邱
白馬 韋城 胙城 東明 考城
戶主一十七萬一千三百二十四
口主二十九萬五千九百一十二客八萬五千一百
八十
丁主二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三
京東路州一十五 兖 徐 曹 青 鄆 密 齊
濟 沂 登 萊 單 濮 濰 淄 縣七十

八

戶主八十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客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七

口主一百六十六萬九百三客八十八萬五千七百七十四

丁主九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四客五十六萬五千六百九十三

京西路州一十四　許　孟　陳　襄　鄧　隨　金

房汝蔡郢均唐潁
府一 河南 軍一 信陽 縣七十九
戶主三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六客二十六萬八千
五百一十六
口主六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七客四十五萬八千
一百三十
丁主四十萬七百四十客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二十
三

河北路州二十三 定 澶 相 恩 邢 滄 懷 衛 博 磁 洺 棣 深 瀛 雄 霸 祁 冀 趙 德 濱 莫 保 府二 大名 真定 軍十一 永靜 乾寧 信安 廣信 安肅 保定 順安 保順 德清 永寧 北平 縣一百四

戸主七十六萬五千一百三十客二十一萬九千六十五

口主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客四十萬七千五百一

丁主七十七萬三千八百九十一客二十萬五千四百六十七

陜府西路州二十六 陜 同 華 耀 邠 涇 秦 鄜 延 解 隴 成 鳳 虢 坊 丹 階 商 寧 原 慶 渭 環 熙 岷 河 府三 京兆 鳳翔 河中 軍六 慶成 鎮戎

保安 康定 通遠 德順 縣一百一十八

戶主六十九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客二十六萬四千
三百五十一

口主二百一萬五千四百三十六客七十四萬六千
三百六十八

丁主一百六萬七千九百三十六客四十二萬五千
六百五十一

河東路州十四 潞 晉 麟 府 代 絳 隰

忻 汾 澤 憲 嵐 石 豐 府一 太原

軍七 威勝 寧化 平定 岢嵐 火山 保德

吉鄉 監一 大通 縣七十三

戶主三十八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客六萬七千七百

二十一

口主七十五萬二千三百一客一十三萬八千三百

五十八

丁主三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客七萬七千四百六

十二

淮南路州一十八揚壽廬宿濠和蘄海楚舒泰泗亳光滁黄真通軍一無為縣六十九

戸主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四客三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

口主一百三十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五客六十三萬七千三百二十六

丁主闕　客闕

兩浙路州一十四杭越蘇潤湖婺明常衢温台秀睦處縣七十九

户主一百四十四萬六千四百六客三十八萬三千六百九十

口主二百六十萬五千四百八十四客六十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五

丁主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五百三十二客二十九萬

八千二十七

江南東路州七　宣　歙　江　池　饒　信　太平

府一　江寧　軍二　廣德　南康　縣四十八

戶主九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一客一十七萬一千四

百九十九

口主一百六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二客二十八萬九

千八百四十三

丁主一百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客一十八萬六千

二十七

江南西路州六 洪 虔 吉 袁 撫 筠 軍四

興國 建昌 臨江 南安 縣四十七

戶主八十七萬一千七百二十客四十九萬三千八

百一十三

口主二百一萬六百四十六客一百六萬五千二百

一

丁主八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九客三十八萬七百

九十八

荆湖南路州七　潭　衡　永　郴　邵　全　道

監一　桂陽　縣三十三

戸主四十五萬六千四百三十一客三十五萬四千

六百二十六

口主一百一十五萬三千八百七十二客六十七萬

四千二百五十八

丁主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客三十二萬二千

五百四十六

荆湖北路州九 鄂 安 岳 鼎 澧 峽 歸

辰 沅 府一 荆南 縣四十五

戶主三十五萬五百九十三客二十三萬八千七百

九

口主七十萬二千三百五十六客五十萬九千六百

四十四

丁主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六客二十萬七千六

百二十四
福建路州六　福　建　泉　南劒　漳　汀　軍二
　邵武　興化　縣四十五
戸主六十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七客三十四萬六千
八百二十
口主一百三十六萬八千五百九十四客六十七萬
四千四百三十八
丁主七十九萬七百一十九客五十六萬二百三十

成都府路州一十二 眉 綿 漢 彭 蜀 嘉
邛 簡 黎 雅 茂 威 府一 成都 軍一
永康 監一 陵井 縣五十八
戶主五十七萬四千六百三十客一十九萬六千九
百三
口主二百七十八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客八十六萬
四千五百二十三
丁主六十八萬五千二十客二十七萬七百二十四

梓州路州一十一 梓 遂 果 資 普 合 榮

渠 昌 戎 瀘 軍二 懷安 康安 監一

富順 縣四十九

戶主二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五

口主八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客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一十四

丁主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九客三十萬五千五百二十九

利州路州九 利 閬 洋 文 劍 興 巴 蓬

龍 府一 興元 縣三十九

戶主一十七萬九千八百三十五客一十二萬二千

一百五十六

口主四十萬二千八百七十四客二十四萬五千九

百九十二

丁主一十九萬五千三百八十七客一十四萬四千

五百九十一

夔州路州九　夔　忠　萬　施　開　達　涪　渝

黔　軍三　雲安　梁山　南平　監一　大寧

縣三十一

戶主六萬八千三百七十五

口主二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五客二十五萬二千

四百七十二

丁主一十四萬九千七十客一十七萬一千一十七

廣南東路州一十四　廣　韶　循　潮　連　南雄

英賀封端新康恵南恩縣四十

戶主三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九客二十一萬八千七十五

口主八十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客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

丁主七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七客二十六萬二千五十九

廣南西路州二十四 桂 容 邕 象 昭 梧

藤 龔 潯 貴 柳 宜 賓 橫 融 化

高 雷 白 欽 鬱林 廉 瓊 順 軍三

萬安 昌化 朱崖 縣六十

戶主一十六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客七萬八千六百

九十一

口主五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客四十七萬九百

四十六

丁主二十七萬三千六百七十四客四十一萬九千三百一十六

哲宗元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一

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九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戶共陞戶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增入元符元數計

戶二千零一萬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六十九

政和三年詳定九域圖志蔡攸何志同言本所取會天下戶口數類多不實且以河北二州言之德州主客戶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九而口纔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五霸州主客戶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七而口纔三萬四千七百一十六通二州之數率三戶四口則戶版刻隱不待校而知之乞詔有司申嚴法令務在

覈實從之　八月淮南轉運副使徐閎中言九域志在元豐間主客戶共一千六百餘萬大觀初已二千九十一萬乞詔諸路應奏戶口歲終再令提刑提舉司參考同保從之

六年戶部言淮南轉運司申政和格知通令佐任內增收漏戶一千至二千戶常格一縣戶口多者止及三萬脫漏難及千戶少得應賞之人緣此不盡心推括看詳令佐任內增收漏戶八百戶陞半年名次一

千五百戸免試三千戸減磨勘一年七千戸減二年一萬二千戸減三年知通隨所管縣通理比令佐加倍從之

按以史傳考之則古今戸口之盛無如崇寧大觀之間然觀當時諸人所言則版籍殊欠覈實所紀似難憑覽者詳之

高宗紹興三十年天下主客戸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

紹興五年詔諸路經殘破州縣親民官到任據見存戶口實數批上印歷滿任日亦如之以考殿最

八年尚書劉大中奏自中原陷沒東南之民死於兵火疫癘水旱以至為兵為緇黄及去為盜賊餘民之存者十無二三姦臣虐用其民誅求過數丁鹽紬絹最為疾苦愚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生女者又多不舉民何以至是哉乞守令滿日以生齒增減為殿最

又詔應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戶及無等第

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於常平錢內人支四貫文省仍委守令勸諭父老曉譬禍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數多監司保明推賞

孝宗乾道二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五十口二千五百三十七萬八千六百八十四

淳熙八年臣僚言饑饉之時遺棄小兒為人收養者於法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昨葉夢得守潁昌歲大饑仍為空名券坐上件

法印版付里胥凡有收養者給其券所全活甚衆乞
下州縣鏤版諭民通知
又詔申嚴建劒汀邵四州不舉子之禁
光宗紹熙四年諸路主客戸一千二百三十萬二千八
百七十三口二千七百八十四萬五千八十五
寧宗嘉定十六年諸路主客戸一千二百六十七萬八
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萬八十五
兩浙路戸二百二十二萬三百二十一口四百二萬

九千九百八十九

江南東路戶一百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口二百四十萬二千三十八

江南西路戶二百二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口四百九十五萬八千二百九十一

淮南東路戶一十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九口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一

淮南西路戶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口七十七萬

九千六百一十二
廣南東路戶四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口七十七萬五千六百二十八
廣南西路戶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口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二百七
荆湖南路戶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口二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六
荆湖北路戶三十六萬九千八百二十口九十萬八

千九百三十四
福建路戸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二百一十四口三百二十三萬五百七十八
京西路戸六千二百五十二口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
成都府路戸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口三百一十七萬一千三
利州路戸四十萬一千一百七十四口一百一萬六

千一百一十一

潼川府路戶八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九口二百一十四萬三千七百二十八

夔州路戶二十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口二十七萬九千九百八十九

右國朝會要所載戶口南渡前無各路數目故以中書備對所書元豐各路數編入而南渡後莫盛於寧宗嘉定之時故備書之

身丁錢者東南淮浙湖廣等路皆有之自馬氏據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陽軍茶陵縣民丁錢絹米麥嘉祐四年詔無業者與除放有業者減半然道州丁米每歲猶為二千石人甚苦之紹興五年守臣趙坦請以二分數於田畝一分數於民丁詔下其議漕司言如此則貧民每丁當輸二斗有奇乞盡數於田畝言者以為太重請損其一分詔漕司相度四月甲辰六年樞密院檢詳王廸又請兩路丁錢隨田稅帶納八月己亥不

果行十四年知永州羅長源言於朝遂盡放湖南諸郡丁錢十月庚子然上供椿數則如故後十餘年楊良佐邦弼為漕乃奏除之江東諸郡丁口鹽錢李氏有國日所制也蓋以泰州及靜海軍今通州鹽貨計口俵散收錢入官其後失淮南而鹽不可得既又令折綿絹輸之民益以為病明道二年范文正公為江淮安撫乞會一路主戶以見在鹽價於春時給鹽食用隨夏稅送納價錢奏可其後謂之蠶鹽者此也兩浙身丁

錢者始末行鈔法以前歲計丁口官散蠶鹽每丁給鹽一斗輸錢百六十有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紬絹依時直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既行之後鹽盡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為三百六十謂之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疋當時納錢未有陪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皆取於五等下戶民甚病之建炎三年詔以一半折絹一半納見錢十一月丁未於是歲為絹二十四萬疋綿百

萬兩錢二十萬緡紹興初又用嚴守顏為言曾得解人免丁錢（三年四月甲午）二十五年上念浙民之困免丁絹錢綿一年以內府錢帛償戶部（八月己丑）乾道元年孝宗以兩浙歲澇又免災傷郡邑身丁錢十三萬七千緡絹十六萬三千疋皆有奇（二月癸卯）唯臨安以駐蹕所在每三年一下詔除之歲滿復然至開禧元年十二月御筆浙路身丁錢自今永與除免恩施浸博矣先是紹興末呂公雅廣問為浙漕以湖州丁絹多所隱漏

乃給申帖付民戶俾自排丁名得四十萬丁每丁為錢千四百絹八尺有奇三十一年四月丁亥明年守臣陳之茂因請折絹以五千為疋仍止歲額為定不以添丁而增賦詔皆可之正月丁巳自是湖州以五丁科一疋矣未幾又增以七千為一疋乾道八年余處恭為烏程令請於朝乞以七丁科一疋曾欽道秉政奏行之自是為例兩淮丁錢者不知所從始乾道末詔民戶一丁充民丁者本名丁錢勿輸七年八月丙辰二廣丁錢亦不知

其所始廣西郡縣貧薄凡民間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納謂之掛丁錢紹熙初詔令本路監司約束二年郊赦申明大抵丁錢多僞國所創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僱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葢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穀粟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則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所折税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税米有義倉有和糴川路謂之勸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余惡夫世之俗吏不知財賦本末源流故以趣辦為能而撥其本也故詳録其事以待上問而出焉閩浙

湖廣丁錢在國初歲為四十五萬緡大中祥符四年七月甞除之後又復

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竒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竒可準周之中次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兩口則無是理葢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然今浙中戶口率以十戶為十五口有竒蜀中戶口率以十戶為二十口弱蜀人生齒非盛於

東南意者蜀中無丁賦於漏口少爾昔陸宣公稱租
庸調之法曰不校閲而衆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決
不可令輸二丁之賦非若兩税鄉司能開闔走弄於
其間也自井田什一之後其惟租庸調之法乎
右二段係建炎以来朝野雜記所載宋朝丁錢本
末及歷代戸口詳略之槩其考訂精核故書之
水心葉氏曰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
税增役衆而兵强田墾税增役衆兵强則所為而

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山越之衆以為民至於帆海絶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為秉義不妄虜獲亦拔隴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為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為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為

國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州縣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兵者數十百萬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及爲役而未受度者又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戸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衆强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衆兵不强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

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緡價者此其意豈以為民不當生於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欲有内外之事因衆多已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争者而論者曾莫以為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税故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居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為浮客為傭力其

懷利强力者則為商賈為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為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糴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也嗚呼亦其勢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内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

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縠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為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而兩浙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夫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為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間十年之後將以救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

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上豈宜有不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摶取攘竊以為衣食使其俗貪淫詐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為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且獨為東南之望然則亦古

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爲乎且其土地之廣者伏藏狐兎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姦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摘決遺利地之生育有限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閩浙以實荆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

其出可以為兵其居可以為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今之急務也而論者則又將日慮其因徙而變夫豈有不變之術而末之思乎抑聽其自變者乎

奴婢 傭僨 品官占户

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轉徙執事若今傭僨也

酒人奚三百人 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

漢髙祖令民得賣子

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文帝勸務農桑帥以儉節未有兼幷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

賈誼曰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又曰今人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納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鼂錯勸帝募民徙塞下募民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女子緹縈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

四年免官奴婢為庶人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帝即位哀而赦之

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董仲舒說上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不得專殺奴婢也

其後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

秩

楊可告緡徧天下告民匿緡錢不算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雜置官負分掌衆事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帝時貢禹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無事稅良民以給之宜免為庶人

杜延年坐官奴婢乏衣食免官

令按豪家奴婢細民為饑寒所驅而賣者也官奴婢有罪而沒者也民以饑寒至於棄良為賤上之人不能有以賑救之乃復効豪家兼并者之所為設法令其入奴婢以拜爵復役是令饑寒之民無辜而與罪隷等也況在官者十餘萬人而復稅良民以養之則亦何益於事哉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畜奴婢被

服綺縠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

哀帝即位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例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没入縣官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為庶人

王莽名天下奴婢曰私屬不得買賣

光武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

悉聽之敢拘執論如律紀下同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
皆免為庶人
七年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掠為奴下妻欲去留
者悉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八月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所炙灼者為廢民
十一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掠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為庶民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掠為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民或依託為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掠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為庶民賣者無還直

殤帝延平元年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

癃癃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安帝永初四年諸沒入為官奴婢者免為庶人

晉武帝平吳之後令王公以下得廕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

詳見職田門

晉元帝太興四年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為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

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東晉寓居江左以來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

輦跡禽前驅强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鈒（色立反）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

按此即漢人封君食邑戶之遺意然漢不過每戶

歲賦二百錢而此所賦乃過重者蓋封君所得只是口賦而漢人有田者官别賦之晉以來人皆授田無無田之戶是以戶賦之入於公家及私屬皆重又一品所占不過四十戶非漢列侯動以千戶萬戶計者比也

後魏令每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詳見田賦門）

孝文太和九年詔均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

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詳見田賦門

周武帝天和元年詔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贖為庶人

建德元年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為百姓

容齋洪氏隨筆曰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

奴無問貴賤葢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人者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敵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

或蘆籍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綉任其生死視如草芥云

唐制凡反逆相坐没其家爲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官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師配嶺南爲城奴也一免爲番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

顯慶二年勑放諸奴婢爲良及部曲客女者聽之皆由

家長手書長吏見任之半其南口請以蜀蠻人沒官奴婢年六十以上及廢疾者並免賤
永昌元年越王正被誅家僮勝衣田者千餘人於是制王公已下奴婢有數
萬歲通天元年勑士庶家僮僕有驍勇者官酬主直並令討擊契丹
大足元年勑以北縁邊州縣不得畜突厥奴婢
天寶八載勑京畿及諸郡百姓有先是給使在私家驅

使者限勑到五日内一切送内侍省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劵分明者各作限約定數驅使雖王公之家不得過二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二人二品不得過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其嗣郡王郡主縣主國夫人諸縣君等請各依本品同職事及京清資官處分其有别承恩賜不在此限其蔭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蔭職減比見任之半其南

口請以蜀蠻及五溪嶺南夷獠之類
大歷十四年詔邕府歲貢奴婢使之離父母之鄉絶骨
肉之戀非仁也宜罷之
元和四年勑嶺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多被公私掠賣
為奴婢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捉搦并審細勘責委知非
良人百姓乃許交關犯者準法處分
八年勑嶺南諸道不得輙以良口餉遺販易
長慶元年詔禁登萊州及縁海諸道縱容海賊掠賣新

羅人口為奴婢

四年勅諸司諸使各勘官戶奴婢有廢疾及年七十者準格免賤從良

會昌五年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寺奴婢江淮人數至多其間有寺已破廢全無僧衆奴婢既無衣食皆自營生洪潭管內人數倍多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處計必不少並放從良百姓旨依

大中九年禁嶺南諸州貨賣男女如有以男女傭債與

人責分口食任於當年立年限為約不得將出外界
昭宗大順二年勑天下州府及在京諸軍或因收擄百
姓男女宜給內庫銀綃委兩軍收贖歸遞父母其諸州
府委本道觀察使取上供錢充贖不得壓良為賤
後唐同光二年赦應百姓婦女俘虜他處為婢妾者不
得占留一任骨肉識認
天成元年勑京城諸道若不是正口不得私書契劵輙
賣良人

周顯德五年新定刑統詃誘良口勾引逃亡奴婢與貨賣所盜資裝者其詃誘勾引之人伏請處死良口奴婢准律處分居停主人重斷或分受贓物至三疋以上處死將良口於蕃界貨賣居停主人知而不告官者亦處死

宋太祖皇帝開寶二年詔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時檢視聽其主速自收瘞病死者不須檢視

四年詔應廣南諸郡民家有收買到男女為奴婢轉將

傭僱以輸其利者今後並令放免敢不如詔旨者決杖配流

淳化二年詔陝西沿邊諸郡先歲饑貧民以男女賣與戎人宜遣使者與本道轉運使分以官財物贖還其父母

至道二年詔江南兩浙福建州軍貧人負富人息錢無以償沒入男女為奴婢者限詔到並令檢勘還其父母敢隱匿者治罪

真宗咸平元年詔川陜路理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價以償

六年詔士庶家僱僕有犯不得黥其面

天禧三年詔自今掠賣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領並處死誘致者同罪未過界者決杖黥配

大理寺言按律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徒二年又諸條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其有愆犯決罰至死及過

失殺者勿論自今人家傭債當明設要契及五年主因過毆決至死者欲望加部曲一等但不以慾犯而殺者減常人一等如過失殺者勿論從之

文獻通考卷十一

文獻通考卷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職役考一

歴代鄉黨版籍職役

昔黄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

貸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司八則嫁娶相媒九則無有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産可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鬬訟之心弭既收之於邑故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七為州夫始分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

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鄭元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此總謂郊內者也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人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按比是也要謂其簿

比長每比下士一人掌五家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於國中則從而授之徙謂不便其居或國中徙郊或郊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徙於他則為旌節而行之

謂徙異鄉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納之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掌二十五家各掌其閭之徵令歲時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而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失禮者之罰也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掌一百家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

六畜車輦比伍閭族各為聯使之相保相受賞罰相及以受邦職以役國事相葬埋若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掌五百家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四孟月屬民讀法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謂蜡祭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凡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師田行役則以法治其

政事正歲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歲終則會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掌二千五百家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月吉屬民讀法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歲時祭祀州社則屬民讀法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州之大祭大喪皆涖其事師田行役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賞罰於軍因為師帥歲終則會正歲讀法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

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作管反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鄭元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旅追胥起徒役如六鄉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夫均其厚薄則生產平統之於都則其數舉家於鄉遂則其戶可詳五人為伍則人之衆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國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先知其地自昭穆之後王室中衰井田廢壞不足以紀人之衆寡宣王是以料人於大原由

茲道失之

鄰長每鄰一人掌五家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從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二十五家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於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序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酇長每酇中士一人掌一百家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治其喪紀祭祀之事作民則以旗鼓兵

革帥而至歲時簡器稼器兵器趨其耕耨稽其女工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掌五百家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作民謂起役也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寡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掌二千五百家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移執事謂移用其民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

齊威公用管仲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

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内則以五家為軌軌十為里里四為連連十為鄉鄉五為帥國内十五鄉自家至帥郊外則三十家為邑邑十為卒卒十為鄉鄉三為縣縣十為屬屬有五自家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以寓軍政焉而齊遂霸

徐偉長中論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先王周

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為政者未之

知恤民也譬猶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强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為政也戸口漏於國版夫家脱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偽端並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刼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

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

秦用商鞅變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

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為暴

戾刻核之小人也

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官儀曰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弓弩戟楯刀劍甲鎧鼓吏赤幘行縢帶劍佩刀持盾被甲設矛戟習射十里一亭亭長候五里一郵

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版以劾賊執繩以收執賊

水心葉氏曰縣鄉亭之制本於商鞅鞅雖改法要是周衰國大者難用舊制齊晉楚裂地名官以自便往往在商鞅之前矣古者百里之狹自為朝廷由後世觀之疑若煩民然三老嗇夫游徼猶各有職掌近民而分其責任若後世蕩然無復紀秩而令長悍然獨以征取為事則又鞅之所不為也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為義帝發喪討項羽

文帝十二年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常員遣謁者勞賜三老帛人五疋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賜縣三老帛人五疋鄉三老人三疋

元狩六年遣謁者循行天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

戾太子發兵誅江充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言太子亡邪心上感悟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三老帛四年及甘露三年皆賜帛

有差

王尊為京兆尹坐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甚溢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請以身填金堤水波稍却白馬三老奏其狀制詔秩尊中二千石

黄霸守潁川吏民興於行誼賜三老爵及帛

韓延壽守馮翊有昆弟訟田延壽曰咎在馮翊稱疾

病不聽事令丞嗇夫三老亦自繫待罪

元帝初元元年賜三老帛人五疋

五年賜三老帛人五疋

元光二年賜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三老錢帛

綏和元年賜三老帛

平帝元始三年賜三老帛

西漢凡縣道有蠻夷曰道國列侯所食縣曰國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千

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

東漢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正女義婦遜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閭以興善行鄉置有秩游徼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長以禁盜賊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

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漢官儀曰鄉户五千則有秩

明帝即位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注云三老孝弟力田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

令考西漢高后紀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然則三老鄉各一人孝弟

力田既禄秩如許尊未必各鄉皆設有其人則置之耳孝文武宣成哀紀各有賜孝弟力田金帛爵

級事

元和二年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疋勉率農功

永平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十二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十七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章帝建初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和帝永元八年賜爵同
十二年賜爵同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安帝永初二年帝加元服賜爵二級
元初元年賜爵同
延光元年賜爵人一級

順帝永建元年賜爵人三級

四年賜爵二級

陽嘉元年賜爵三級

桓帝建和元年賜爵同

獻帝建安元年賜爵人二級

晉制每縣戶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口每千以下置治書吏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

五千五百以上置吏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户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畧吏四人洛陽縣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亦置六部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鄴長安置吏如三千户以上之制

東晉哀帝崇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

孝武時范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

壠墳栢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成并兼之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遁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

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緣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

王制禮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改富强兼并於是為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九服不擾所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筭人懷思本之心經畧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人綏理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

制漸用頽弛雜居流寓閭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自非改調無以濟理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謂父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以生焉敬愛所託請依庚戌土斷之科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江而跨黄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必易於是依界土斷唯青兖徐三州人居晉陵者不在斷限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

宋孝武大明中王元謨請土斷雍州諸僑郡縣今襄陽漢東等郡也

齊高祖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僞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户存而文書已絶或人在而反記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强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蠧敎之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

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下歸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姦姦彌深而却彌多賂逾厚而答逾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黄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戸於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奥區

尚或如此江湘諸郡尤不可言愚謂宜以元嘉二十
七年籍為正人情法既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立
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
校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
多少不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
入勳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尋
蘇峻平後庚亮就溫嶠求勳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
所上多非實録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又有改注籍狀

詐入仕流昔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道人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行自然競反為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詔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邊疆皆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其罪

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黄籍不上帝納尚書令沈約之言詔改定百家譜

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化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乎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者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自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沾爛解散於地又無扃縢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

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廻避姦偽互起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禄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令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

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為眼力尋求巧偽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為三籍却一籍祖父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却而不却不須却而却所却既多理無悉當懷寃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牣府既難領理交興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洗却既蒙復注則莫不成

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偽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為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冑允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偽質諸文籍姦事立露徵覆矯詐為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科校唯令史

獨入籍既重實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

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皆掌置私

寫私換可以永絶事畢郎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為巧

偽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門致令公私闕

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為左人即

左人尚書專共校勘所貴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

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讐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

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

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無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姓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略齊王儉復加得繁省之衷僧孺為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按魏晉以來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選舉私門以此訂婚姻寒門之視華族如冠屨之不侔則夫猺役賤事人之所憚固宜其改竄冒偽求自附流品以為避免之計也然猺役當視物力雖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廣狹澤之蔭後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不勞而定矣不此之務而方欲改定譜籍雖曰選譜究流品之人為郎尚書以掌之然偽冒之久者滋多非敢於任怨者誰肯澄汰

如楊佺期并謟至以恥憤構逆亂則澄汰亦豈易言哉

陳文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傷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

按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甿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譜籍為先然自晉至梁陳且三百年貴者

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考此所以僞冒滋多而議論紛紛也

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戸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强徵斂倍於公賦孝文太和十年納給事中李冲之説遂立三長三長謂五家一鄰長五鄰一里長五里一黨長

李冲以爲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

長取鄉人强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義秘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為一法言似可用其實難行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過令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為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課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

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常分包蔭之户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

北齊令人居十家為鄰比五十家為閭百家為族黨一黨之内則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

合十有四人共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戸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外黨便是煩多

齊文宣始立九等之戸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隋文帝受禪頒新令五家為保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

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李德林以為

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判斷不平令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户内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乃欲於一鄉之内選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勑内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令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

之議遂置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諸道廵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

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三家為保每里設正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

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别置村正天下戶量其資産升降定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儀鳳二年二月勅自今以後省黄籍及州縣籍也諸里正縣司選勲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幹者充其次為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免充

開元十八年勅天下戶等第未平升降須實比來富商

大買多與官吏往還遞相憑囑求居下等自後如有囑請委御史彈奏

廣徳二年勅天下戸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戸量貧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籍帳

睿宗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敝也

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周顯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令團併鄉村大率以百戶為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為耆長凡民家之有姦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仍每及三載即一如是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舊制凡有課役皆出於戶民郡

國輦運官物率以僑居人充至是始令文武官內諸司
臺省監諸使不得占州縣課役戶及諸州不得役道路
居民為遞夫五月詔令佐檢察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
相糾舉京百官補吏須不礙役乃聽
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
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
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録在州曹司至
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掐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

充

乾德五年又禁諸州職官私占役戸供課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州戸供官役素無等第望品定為九等著於籍以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所升降望令本路施行俟稍便宜即頒於天下詔令轉運使躬裁定之

七年令兩京諸州府部民有乏種及耕具人丁者許衆共推擇一人練土地之宜明種樹之法者縣補為農師

令相視田畝沃瘠及五種所宜指言某處土地宜植某物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令鄉三老里胥與農師周勸民分於曠土種蒔俟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稅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賭博者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於州縣論其罪以警游惰焉九年以其煩擾停之

淳化五年令天下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得冒名以給役訖今循其制

宋朝凡衆役多以廂軍給之罕調丁男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府界段惟幾發中牟縣夫修馬監倉羣牧制置使以廐卒代焉因下詔禁之

天禧元年又詔治河勿調丁夫以役充

乾興元年十二月時仁宗已即位未改元臣僚上言伏見勸課農桑曲盡條目然鄉閭之弊無由得知朝廷惠澤雖優豪勢侵陵罔暇遂使單貧小户力役靡供乃歲豐登稍能自給或時水旱流徙無蹤户籍雖有增添農民日以減

少以臣愚見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等中等以上可任差遣者約千户官員形勢衙前將吏不啻一二百户並免差遣州縣鄉村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户如此則二三年内已總遍差纔得歸農即復應役直至破盡家業方得休閑所以人户懼見稍有田產典賣與形勢之家以避徭役因為浮浪或縱惰游更有諸般惡倖影占門户田土稍多同居骨肉及衙前將吏各免户役者除見莊業外不得更典賣田土如違許人告官將所典

賣沒官自減農田之弊均差遣之勞免致私役不禁因循失業其罷俸罷任前資官元無田者許置五頃爲限詔三司定奪三司言准農田勑應鄉村有莊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虛報逃移與形勢戶同情啟倖却於名下作客戶隱庇差徭全種自己田產令與一月自首放罪限滿不首許人告論依法斷遣支賞又准勑應以田產虛立契典賣於形勢豪强戶下隱庇差役者與限百日經官首罪改正戶名限滿不首被人告發者命官使臣

除名公人百姓決配令准臣僚奏欲諸命官所置莊田定以三十頃為限衙前將吏合免户役者定以十五頃為限所典買田只得於一州之内典買如祖父遷葬别無塋地者數外許更置墳地五頃若地有崖嶺不通步量刀耕火種之處所定頃畝委逐路轉運使别為條制詣實申奏又按農田勑買置及析居歸業佃逃户未併入本户者各共户帖供輸今並須割入一户下令後如有違犯者科罪告人給賞並從之

開寶平蜀後令西川得替官部綱赴京與減一選無選可減加一階

止齋陳氏曰熙寧罷衙前應綱運皆募得替官管押自令下無應募者

仁宗景祐中詔川陜閩廣吳越諸路衙前仍舊制餘路募有版籍者爲衙前滿三期罪不至徒補三司軍將

皇祐中又禁役鄉户爲長名衙前使募人爲之

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户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

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寛里正衙前之法乃命募

充

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

前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

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

端苟脫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貲力高下不均

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戸十五戸計貲為

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戸五戸計貲為錢五十萬番

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為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户為鄉户衙前後差人倣此即甲縣户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户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户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户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為便

而知制誥韓絳蔡襄亦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户五則之法襄請以産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遂命絳襄與三司參定繼遣尚書都官員外郎吴機復趨江東殿中丞蔡稟趨江西與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户衙前視貲産多寡置籍分為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户百第二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户五十以備一番役使藏其籍

通判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察其違慢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是遂罷里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

按乾興元年臣僚上言影占徭役之害自官豪勢要以至衙前將吏皆避役之人請立限田之法命官三十頃而衙前將吏亦得占十五頃餘者以違制論夫均一衙前也將吏為之則可以占田給復鄉户為之則至於賣產破家然則非衙前之能為

人禍也蓋官吏侵漁之毒可施之於愚戇之鄉詆
而不可施之於諳練之將吏故也韓蔡諸公所言
固為切當然過欲驗鄉之濶狹役之踈密而均之
且既曰罷里正衙前而復選貲最高者為鄉户衙
前則不過能免里正重復應役之苦而衙前之弊
如故也此王荆公雇募之法所以不容不行之熙
豐歟
慶歷中令京東西河北陜西河東裁損役人即給使不

足益以廂兵

時范仲淹執政以為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府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為非是未幾悉復

時州縣既廣繇役益衆知廣濟軍范諷上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復為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是數下詔書議蠲冗役以寬民力又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

縣力役多所裁損凡省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皇祐中詔州縣里正押司録事既代而令輸錢免役者
論如違制律
時有王逵者為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
三十萬進為羨餘蒙奬詔由是他路競為掊克欲以
市恩民至破産不能償所負朝廷知其弊乃下此詔
按役錢之説始於此以免役誘民而取其錢及得
錢則以給他用而役如故其弊由來久矣

治平四年六月時神宗已即位未改元詔州縣差役仍重勞役不均其令逐路轉運司徧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寛減者實封條析以聞

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産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自經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有鬻田産於

官戸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戸其餘戕賊農民未易遽數望令中外臣庶條具利害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考驗古制裁定使役力無偏重之患則農民知為生之利有樂業之心役法之議始此

英宗時諫官司馬光言置鄉戸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反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為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鄰

里已目為富室指抉以為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閭舍乎臣聞其事愍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為久生之計乎臣愚以為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廢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之

按温公此奏言之於英宗之時所謂募人充衙前

即熙寧之法也然既曰募則必有以酬之此錢非出於官當役者合輸之則助役錢豈容於不徵而當時諸賢論此事復斷斷不可何也蓋荆公新法大概主於理財所以内而條例司外而常平使者所用皆苛刻小人雖助役良法亦不免以聚歛亟疾之意行之故不能無弊然遂指其法為不可行則過矣

知諫院吴充言鄉役之中衙前為重被差之日官吏

臨門籍記杯杵七筯皆計資産定為分數以應須求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猶逮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上無以為生乞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

帝因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

二年條例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錢雇役為便即先王之法致民財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也願以條目付所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奏可於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税坊塲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廂鎮塲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為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塲務公使庫之類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無費承符散從等舊苦

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
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皆其條目也久之司農寺
言今立役條所寛優者皆村鄉樸惷不能自達之窮氓
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
則衙司縣吏又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姦故新法之行尤
所不便築室道謀難以成就欲自司農申明所降條約
先自一兩州為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放視施行若
其法實便百姓當特奬之從之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

子幾以其府界所行條目奏上之帝下之司農寺詳判寺鄧綰曾布更議之綰布上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為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升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竒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為祿贏其二千七百以

備凶荒欠闕他縣倣此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户等著籍
昔縁巧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
集衆稽其物業考其貧富察其詐偽為之升降若故為
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産為抵
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為法既
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為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
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放鄉役數
千於是頒其法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

富不等從所便為法凡當役人户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户及成丁單女户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僱直多少而隨户等均取僱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寛剩錢

四年上召二府對資政殿馮京言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敝上曰詢訪鄰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為喜盖雖

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説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按潞公此論失之蓋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於任怨而不為毁譽所動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盡令輸錢坊場酒税之入盡歸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無怨而實則農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於百

姓何所不便之說而潞公此語與東坡所謂凋敝太甚厨傳蕭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為流俗干譽不足恤者是豈足以絕其偏而救其弊乎

四月從提舉常平陳知儉之請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初諸路衙前以公使多所倍費有至破家者至是始更以軍校其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

御史中丞楊繪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閔差役

之不均欲平一之而有司率務多斂致天下不曉以為取贏而他用之也如王庭老張靚科配一路緡錢至七十萬輸之多者一戶至三百千民皆謂供一歲役之外剩數幾半咸謂庭老靚必有陞擢此蓋因取數多謗議興也乞少賜裁損以安民心

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及臺省訴超升等第出役錢事楊繪又言東明縣民所訴乃因司農寺不因舊則自據戶數創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令遵所立而著

之籍不問堪升與否也凡立等第必稽户力高下而制其升降州必憑縣縣必憑户長里正户長里正稽之鄉衆乃可得實令乃自司農寺預定品數付縣立簿豈得民心甘服哉帝命提點司究所從升降以聞仍嚴升降之法司農寺及府界提舉言畿民有未知新立法意以助役錢多願仍舊充役者詔如不願輸錢免役縣案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與免輸錢王安石為言外間扇揺役法者謂輸錢多必有贏餘若

羣訴必可免役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

仍役之帝從其說

監察御史劉摯陳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常

多故舊法上户之役類皆數且重下户之役率常簡

而輕今不問上下户槩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户以

為幸而下户苦之優富苦貧非法之善況歲有豐凶

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閼

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户為其有常産則

自重令既招僱恐止得浮浪姦偽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唯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衆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輙為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户其舊嘗願為長名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户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緩急科率郡縣頼之難更使之均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僱直

則詳究條目條行而觀之

御史中丞楊繪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户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官户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令例使均出僱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

邊州軍應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者長僱人則盜賊難止四也專典僱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為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為功如此則誰復妄議

同判司農寺曾布摭繪摯所言而條奏辯詰之其略曰畿内上等户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户舊充弓手手力

承符户長之類令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户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户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户所減之費少下户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常有升降則令品量增減亦未為非又

況方曉諭民户苟有未便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為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僱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户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塲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僱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户不復募人言者則以為專典僱人則

失陷官物者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為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廩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帛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為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為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為雖凶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遞所以為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

增吏禄言者則以為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當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耳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財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為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剩為功此臣所未諭也於是詔繪知鄭州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

衡州鹽倉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

司農言始議出錢助民執役今悉召募請改助役為免役制可若不願就募而强之者論如律

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既不合各為奏上帝是侁議侍御史鄧綰言利路役歲須緡錢九萬餘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萬有奇乃詔責瑜而擢侁為副使以示諸路

須募役法於天下內外胥吏素不賦祿惟以受賕為生至是用免役錢祿之有祿而贓者用倉法重其坐初時京師賦吏祿歲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尚在數外　又詔凡縣皆以免役剩錢用常平法給散收息添支吏人餐錢仍立為法

五年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遵詔書募受代官部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十減五六賜詔奬諭

仍落權為真
先時召募人押錢帛綱入京每一萬貫足支陪綱錢五百貫足詢問曾押綱鄉户衙前之家皆不願行乃選得替官員使臣人員管押相度每紬絹萬疋正支錢一百緡足錢萬貫支錢七十緡足並不差鄉户衙前故有此詔
王安石白上曰此事諸路皆可行但令監司加意許令指占好舟差壯力兵士及時遣則替罷官人人爭

應募矣

七年詔役錢每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之類皆許取以供費若尚不給用許以情輕贖銅錢足之

先是凡公家之費有斂於民間者謂之圓融多寡之數或出臨時汚吏乘之以為姦習弊滋久至是詔輒圓融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

詔開定州民有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

提舉司體量具實以聞

王安石白上言百姓賣屋納役錢臣不能保其無此然論事有權須考問從前差役賣屋陪填與今賣屋納役孰多孰少即於役法利害灼然可見

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諸旌表門閭有勑書及前代帝王子孫於法有蔭者所出役錢依官户法賜號處士非因技授者准此　五月詔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給田募人為之凡逃絕監牧之

田籍於轉運司者不許射買請佃以其田給應募者而蠲其所直準一年僱役爲錢幾何而歸其直於轉運司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縣之役司農寺請行之諸路詔自今用寛剰錢買募役田須先參會餘錢可以枝梧災傷方許給買若田價翔貴之地則止之八月詔罷給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舊闕者勿補

七月參知政事呂惠卿獻議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按戸令手實者令人戸具其丁口田宅

之實也嘉祐勑造簿委令佐責戸長三大戸録人戸丁口税産物力為五等且田野居民耆戸長豈能盡知其貧富之詳既不令自供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扶以此舊簿不可信用謂宜做手實之意使人戸自占家業如有刋匿即用隱寄産業賞告之法庶得其實於是遂行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田産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蕃息以立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

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物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衆示兩月使悉知之從之

察訪京南常平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産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縣災傷五分以上

則留竢豐歲以臣觀之使民自供手實無所擾也何
待於豐穰哉願詔有司不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
十月詔聞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權罷委司
農寺再詳定以聞
初呂惠卿創行手實法言者多論其長告訐增煩擾
不便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役法初行且
用丁產戶籍故諸路患其不均各已改造其均錢之
法田頃可用者視田頃稅數可用者視稅數已得家

業貫陌者視家業貫陌或隨所下種石或附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而民樂輸矣安用剔抉披索互相糾告使不安其生邪凡民所以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本用供家不專於租賃營利欲指為供家之物則有時餘羨不免須貿易與人則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夫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一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畜絲麻布帛之類或

春有之而夏已析闕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為生其為未善可知矣故降是詔

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為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若催科外別令追呼者以違制論從之明年詔問罷耆戶長壯丁之法何人建議及以此議奏呈帝曰已令出錢免

役又排甲使為保丁責之催科失信於民又保正本令習兵何可更供二役安石曰保丁户長皆百姓為之今罷差户長使為保丁數年或十年方催一稅其任役不過二十餘家於人情無所苦周官什伍其民有軍旅有田役若謂保丁止供教閱不知餘事屬何人也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户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　詔官户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兩州

兩縣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并一多處以司農寺言戶減免錢數及民戶兩處有物業者出錢不一故也

九年荆湖路察訪蒲宗孟言兩路元敷役錢太重以一歲較其入出而寬剩數多詔權減二年　十月詔自今寬剩役錢及買撲坊塲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羡數上之司農餘物凡籍之常平者常留一半

侍御史周尹言諸路募役錢元指揮於數外留寬剩

錢一分閒諸州縣希提舉司風指廣斂民錢至減省役額剋損僱直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寛剩數已倍多而募直太輕倉法又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不無疑怨乞遵免役本法募者長户長及役人不可過減者悉復舊額但約募錢足用其寛剩止存留二分以上不得更有敷取三司使沈括亦言立法之意本欲與民均財惜力役重者不可不助無役者不可不使之助今重役不過衙前耆户

長散從官之類衙前即坊場河渡錢自可足用其餘取於坊郭官戶女戶單丁寺觀之類足以賦祿出錢之戶不多則州縣易於督斂重輕相補民力均詔司農寺相度以聞

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令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

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令納有六七百萬貫文寛剰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絶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寛剰數目乞令諸路提舉倉司契勘見在寛剰錢數約度支得幾歲不至𨚫乏之沛㢢德音特與免數年或乞逐年限定數目不得過役錢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困不報

是歲諸路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

五百五十三貫石匹兩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匹兩絲綿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貫石匹應在銀錢斛匹帛二百六十九萬二千二十貫匹石兩見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匹兩

役錢之初立額兩浙之東多以田稅錢數為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為數從便輸納

初許兩浙坊郭戸家産不及二百千鄉村戸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戸不及五十千者亦不免輸元豐七年天下免役緡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務錢五百五萬九十穀帛石疋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錢較熙寧所入多三之一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創免法雖均敷僱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敝故羣議雜起意不

為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僱直為額而展敷

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為言屢加疑詰

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為法既不究終防弊又有聚

斂小人乗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

僱役不加多而歳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

意其流弊已見矣

八年哲宗已即位八月户部言役錢所留寛剰内有及三四

分已上去處合行裁減令所留寛剰不得過二分餘並

減其元不及二分處依舊從之　又詔體量人户役錢輕重先從下等減放　又詔舊以保正代者長催稅甲頭代户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如元充保正户長保丁願不妨本保應募者聽

知吉州安福縣上官公頴奏臣竊怪耆壯户長法之始行也皆出於催及其既久也耆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户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往日所募之錢係承帖司及刑法司人吏許用而其餘一切封樁

若以為者壯戶長誠可以廢罷即所用之錢自當百姓均減元額今則錢不為之減又使保正長為者壯之事催税甲頭任戶長之責是何異使民出錢而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

按以保正代耆長等役熙寧間已嘗行之繼而以人言不便罷之矣今觀此則是罷而復行也葢熙寧之徵免役錢也非專為供鄉戶募人充役之用而已官府之需用吏胥之廩給皆出於此及其久

也則官吏可以破用而役人未嘗支給是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復他作名色以役之也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侍御史劉摯言州縣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自助役法行以來簿籍不改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令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戶少富縣大鄉上戶所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或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

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亦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須三二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今日歲被重斂之害孰為多少也

文獻通考卷十二